大家小品

星河与灯河

叶延滨

人的想象力是生活培养的。

我最早的想象力,大概是从仰望星空开始。儿时的夏夜,屋子里闷热,太阳落下去之后,人们都坐在屋外纳凉。平房小院,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那时没有楼。有儿歌:“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说的就是共产主义的理想生活状态。现在都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了,有一处小院有几间平房,竟然是“富豪们”才敢想的“豪宅”,这是后话。小院里,几家人坐一起,扇着大蒲扇,有权威的爷爷辈们,说着那些说了100遍的老话,儿子孙子和媳妇女子家各人想各人的心事,一天的繁忙和烦心,都在渐渐凉下来的夜色中,变得平和淡泊了。那时的孩子难得有太多的心事,没有钢琴课也没有补习班,连作业也不多,每学期发两三支铅笔,要省着用,才能用到期末。晚上坐在院子里,最多的时候就是望星星。那时的天空,真的叫做繁星满天,星星亮得让人不得不抬头看它们。现在城里人,十有八九没有看星星的愿望,有了,也看不着,一是灯光太亮,形成一层光幔,二是空气污染也重,透明度大大减小,所以,天空失去了让人仰望的魅力。但是,换一个布景,乡村的夜缺少灯光,更没有电视机,连收音机都是奢侈之物,这个素淡而被浓墨一般的夜笼罩的天地间,最迷人的就是那些高悬于头顶上的星星。这是牛郎星,这是织女星,这是北斗七星,这是银河,大人们指着星子,我就随着那些星星转动着脑袋,啊,这就是天堂,这就是宇宙,在那些星空间,还会有另一个地球吗?天外有外星人吗?也许,我成为一个诗人,最早的想象力就来自小院的夏夜,天高气爽,清凉透彻,让人心生敬畏也向往着天空,向往着飞翔。也许,诗人最好的老师就是我们头上的这块苍天,从屈原的《天问》到郭小川的《望星空》,我觉得,所有诗人最早最重要的启蒙课,都是床前的那片月光,头顶的那簇星斗。浪漫的想象力,最好的准备动作就是抬起头来,面对苍天繁星去想世界!

如今不一样了。人类征服了蓝天,天上是飞来飞去的航空飞机,再往上是围着地球打转的卫星群,再往上是人类的脚步踏上了的月球。科学把幻想变成了现实,科学也把天空放进了一个小匣子里,那个小匣子叫电视。如今的孩子们,大概没有坐在小院子里望着星空听传说故事的启蒙经历了。一是高楼林立的城市难得有“接上地气”的传统小院,二是纵然有个小院,也难有头顶繁星闪烁的景象。记得10多年前,我举家从内地省城迁到北京,还在上幼稚园的儿子,傍晚站在北京二环路的过街桥了,眼前是两条灯光组成的车河,左面是白色灯光汹涌而来,右面是红色尾灯飘然而去,车流滚滚,灯光如河,儿子张大嘴巴感叹了一句:“北京真大啊!”有着1000多万人口和300万辆汽车的北京,在四环路内的城区看不到天上的星光,天空好像是浴室里雾蒙蒙的镜子,倒映着市区的灯光,天穹是一片昏暗的红褐色,像一块还没有退热变凉的钢板。

是啊,今天在城市里长大的孩子,没有“仰望星空”的记忆,“抬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只是课本中的句子,只是老祖宗曾有过的诗情,而孩子们对夜晚的感受,不是来自星光,而是来自灯火。站在过街天桥上低头望一眼车河里的灯光组成的波峰浪谷,让内地省城长大的儿子,一下子发现了北京的力量“真大啊!”大概这一声感叹,不仅来自一个幼儿园的孩子,所有感受过北京车河的人,都会被“现实的”灯光美景所震撼,这种震撼产生的是另一种想象力:世俗的,眼前的,现实的和向下的实际生活中琐碎的事情!它也许是对一个幼儿的启蒙,也许是对一个漂在北京的大学生的鼓励,也许是对一个外地农民工的诱惑,也许还不仅仅如此!记得前些年,接待几位英国作家,那天正好在傍晚,我们的汽车堵在了西三环的高峰车流中,无边无际的车灯,让英伦三岛上来的作家惊奇地说:“天啊,怎么这么多车,从哪里钻出来的,这哪里是‘第三世界’?这是放大了的曼哈顿!”地上的灯火比天上的星光更耀眼,更辉煌夺目,也更实际更为现实!

仰头望星月的姿态让我们和我们的祖先更接近诗歌,更浪漫,说不好听一点,更能苦中作乐。高者,能淡泊清雅的精神气足,低者,也孔乙己一回阿Q一番的精神胜利。低头看车流的姿态让我们和我们的后人更物质更远离诗歌,更实际,说好听一点,更能享受现实人生。灯红酒绿,这4个字在我们读到的时候,是批判的,是形容词,而这4个字,在今天是现实最具体的街景。真的,我为中国人能如此迅速地创造人间繁华而自豪,但是,我也感慨这充盈于天地间的物质美景,竟然悄悄改变了我们的“人生姿态”。

望不望天上的星星,只是个习惯吗?望不见天上的星星,只是环境污染吗?我想不明白,推窗不知望向那里……

郑州古代成语故事

暗箭伤人

李济通

“暗箭伤人”最早出自宋代理学家刘炎所著《迩言十二章》卷六:“暗箭中人,其深次(入)骨,人之怒之,亦必次骨,以其掩人所不备也。”“暗箭伤人”即由“暗箭中人”演变而来。

据史料记载:“郑庄公将伐许,授兵于大宫。阏怒,及考叔登许城,阏自下射杀之。”大意是说:春秋时期,郑国与许国(为周王分封的诸侯国,在今许昌东部)有隙。郑庄公为根除后患,派大夫颍考叔与公孙阏(字子都)率兵攻打许国。在进攻过程中,颍考叔勇猛神速,很快即占领许都城头。而公孙阏却行动迟缓,仍在城外。眼看颍考叔就要入城,夺得头功,出于嫉妒心理,公孙阏抽箭搭弓,射向颍考叔,颍中箭坠落城下,当即死亡。当时,郑、许两军对垒,杀声连天,场面混乱,都以为此系许军军士所为。直到后来,人们发现箭由后背射入,且系公孙阏所射,真相才大白于天下。

这次暗箭伤人,公孙阏除了出于嫉妒心理,怕颍考叔取得头功外,也是为报出征前的争车之仇。原来,郑庄公在大宫前,交授兵权时,颍、公孙二人曾为争夺兵车之事,大闹一场。当时,谁都想要大的好的兵车,结果久争未决。尽管最后公孙阏争得好车,可是颍考叔也不客气,将兵车上用以驾马的车辕拿走了。正是这个原因,在颍考叔攻上城头之际,心地狭窄的公孙阏为报争车之恨,将颍射杀了。这就是公孙阏“暗箭伤人”一事的真正原因。

“暗箭伤人”原意是暗中射箭,故意伤人,现引申为用卑劣手段,暗中行事,加害于人。如在形容某某人行为不端、言不由衷、对人两面三刀、暗中使坏时,往往会说“这人不地道、经常背地使劲,暗箭伤人”。

黄河之水来天外(国画) 白庚延

郑州地理

八 堡

刘德玺

八堡在黄河南岸,东接申庄西临南月堤,隶属于惠济区花园口镇。古时黄河时常决口,清帝康熙六次南巡都去察看黄河,将治黄列为荦荦大政。道光年更将沿河治黄机构由十厅增至二十七厅,每二里设一防汛堡派人日夜值守。八堡为南一总段(辖荥泽、郑州、中牟河段)第八防汛堡。堡内外人口日久渐增,晚清时形成八堡村。

光绪十三年(1887年)十堡决口,十五个州县黄水茫茫,堵了一年决口如旧。乡谣唱道:十堡决口八堡慌,九堡遭淹水汪汪,马车拉来刘河官,点化百姓将口挡。这位河官就是晚清才子刘鹗(1857—1909),他乡试未中,从师李光昕学习数学、测绘、水利。他毛遂自荐,决心用自己的实用之学堵住这个黄河口。光绪十四年秋,他随新任河台吴大澂乘马车在大堤上一路狂奔,从开封赶到决口处。西望八堡,堤面上帐篷满布、料石如山,民工们有的推车有的抬埽,然而数百斤的大土埽扔进决口,竟被冲得无影无踪。决口久堵不复,皇上要治罪,吴大澂急得捶胸顿足,恨不得把头往树上碰。

刘鹗马上同他乘船西渡来到八堡工地,刘鹗挥臂高呼:“快往上游抛石头!”一批巨石抛进水里,主溜很快改道,决口急流渐缓,大堤保住了。吴喘了一口气,加声夸赞刘鹗。刘鹗道:“抛石移溜一定要选址得当,远则溜势去而复回,近则溜势已成难以掉头。”吴连连点头说:“想不到你不但工诗善文,还对治河有如此精到的研究。”刘鹗让人趁机往口门西边抛石投埽,逐渐向东收拢。秋汛后黄河顺利合龙,刘鹗因功受赏,一介布衣破格当上候补知府。惹得儒生们百般羡慕,酸溜溜地说:十年寒窗苦,不如一日将河堵。

刘鹗将功赏让于兄长,一心漫游豫鲁黄河,写出著名谴责小说《老残游记》,虽为游记,笔墨却在黄河下游打转转,对黄河冰雪、决口逃难都有独到的描写。八堡是刘鹗功成名就之地,他写书时还能不记起这里的黄河吗?解放后八堡人引黄治黄,昔日的盐碱滩里稻菽飘香杨柳成行。刘鹗有知,说不定还会作文吟诗夸上几句哩。

文苑撷英

风雅的“劝酒”诗

陈永坤

唐代著名诗人李贺,有首《致酒行》,一开始就写道:

“零落栖迟一杯酒,主人奉觞客长寿。”这里的“零落栖迟”,是诗人写自己困居异乡穷愁潦倒,想用一杯酒来借酒浇愁。接写主人“奉觞”,持酒相劝,祝福客人健康长寿。

诗人李商隐有首《杜工部蜀中离席》,诗题的意思是,仿照杜工部的风格,写离筵席上的情景。其中有云:

“座中醉客延醒客,江上晴云杂雨云。”在离别的席上,有人喝醉了,有的还没有醉,醉的人延清醒的人继续喝,要同醉而后快。下句是写席上的人要离别了,不得不关心气象的情况。

唐代诗人于武陵,有首《劝酒》诗,在短短的二十字内,表达了主人殷勤劝酒和向客人祝福的深情。诗云:

“劝君金屈卮,满酌不须辞。花发多风雨,人生足别离。”主人用名贵的金属酒器斟满了酒敬奉客人,要他喝干,不要推辞;接着向客人表示了祝福和安慰道:花开得好看是在经历了风雨之后;人生总是要经受挫折和尝够别离之苦。于武陵一生仕途坎坷,这富有哲理的名句,也是他的自慰自勉。

小女孩(国画) 有政

随笔

父亲的眼泪

许锋

父亲也算是个硬汉子,年轻时在部队当兵,二十几年的军旅生涯,该受的苦也受过了;四十几岁时腰部动了一次手术,取掉了两块骨头,该受的罪也受过了;一辈子在职场和官场的夹缝中生存,没什么野心,但终归时时处于“利益”争夺的风口浪尖,该遭的难也遭过了,这样一个人,岂能轻易流泪?可是,他如今却动辄泪流满面。

父亲又生了一次病,原本不是要命的病,但耽搁了,一发不可收拾,在一家大医院抢救十余日没抢救过来,在昏迷状态下又被转到另一家大医院,又抢救了二十余日,终于算是救回了一条命。

该是没有比重新获得生命更令人百感交集的事了——恢复神智与体力之后的父亲异常激动,非常庆幸自己还活着,只有活着,一切的一切才有可能。他原本是一个非常固执的人,现在不固执了;他原本脾气很大,现在和善了许多;他原本不轻易“抒情”,现在动辄拉着我的手久久不肯放下;他原本轻易不流泪,现在见到熟人就哭。

这是父亲对重新获得的生命的真实表达。

生命很脆弱。刚刚听说一位朋友逝去了,他才三十多岁,是一位记者,患癌症,晚期。早些年我和他在一家大型企业工作,他学习异常刻苦,仅仅用了一年半的时间就自学完了自考汉语言文学的本科全部课程并顺利毕业,后来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投身新闻单位,并一帆风顺。没料到,命运在垂青他的同时又那么不公和残忍,给他早早地下了毒手。就在父亲被急救期间,有一位老人已经被抢救了十余个日夜,走在巷道中的他被突如其来的劫匪砸中头部导致重伤,最终不治,当医生告诉他的孩子们最后的消息时,重症监护室门口刹那间响起一片哭声。

我们也曾多少次流泪,但无关生命的缺失;生命逝去了,流再多的泪也于事无补;只有重新挽回的生命才更加珍贵和可爱,父亲的眼泪是为生命而流的,洋洋洒洒,真真切切。

父亲原本也是医生,他干了一辈子医生,救了很多人。一辈子好漫长,一辈子干一件事不容易,一辈子干好一件事更不容易。父亲原来就干得挺好,这是我的感觉,后来他退休了,又开了一间诊所,继续为农民治病,有一次他暂时关门歇业来南方旅游,没几天就接到了老家的一个电话,父亲沉默了一会告诉我,他的一个病人,他给他治疗了半年多,他这一出来,病人的病情恶化要了命。人死不能复生,父亲很内疚。在父亲的身边,有很多年迈的老人,患的都是一些疑难杂症,一些大医院不愿意看,费用也太贵,老人们看不起。他们长年累月地围着父亲瞧病,一旦父亲不在,他们的生命堪忧。这一次父亲重症住院抢救,很多昔日患者就自发前去医院探视和守候。父亲救过他们的命,他们曾经感动得流泪;医生救活了父亲的命,父亲也感动得流泪,世间人际的诸多关系中,医患若结了情,就是密密实实的情,这情,一直浸泡在情感的泪水中。

世间很多东西是无价的,失去便再也寻回不得;父亲的眼泪告诉我,活着真好。

常副市长说:“如果这些现象属实,那么一定要严肃制止。雇工问题本身就是个非常敏感的事情,又是在我们的地面上雇工,肯定都没有到工商部门办理许可手续。任其发展,会造成很大的混乱。况且还是非法越境。这里是不是还牵扯到其他政治上的和法律上的问题,我们一定不能疏忽大意了。”

宋梓南对周副市长说道:“你马上去过问一下这件事。先稳住他们,弄清事情的来龙去脉,最后再谈处置问题。”

当天晚上,市公安局就根据线人的报告,在布吉组织了一次突袭性的围捕行动。

几辆警车一起开启了警报器和车顶上的警灯,“哇哇”地鸣叫着,向那个小小的村子包抄而去,直扑一个处在村尾的孤零零的农家大院。在雪亮的车灯光照射下,院子里有两个本地人举着手,对警察大声叫喊着:“别开枪……别开枪……这里没有香港人……没有香港人……”

后院有一个破旧的大屋。门是个大铁皮门,被一个一斤重的大铁锁锁上了。

警察下令道:“打开锁!”

大锁被砸开。

大屋的铁皮门被踢开了。

几道雪亮的车灯光照射进黢黑一片的屋子里。

在仓库中央站着两个人,一男一女,都是我们见过的。那男的就是那位“金先生”金德昌,那个女的就是“公关经理”杨小姐。再仔细一看,在仓库的后身,靠墙还站着七八个年轻的女孩。她们大约也就在十六七岁左右,只有一两个有三十来岁,可能是聘来做这些女孩的成衣师傅的。这时她们无一不在哆嗦着,相互紧紧依偎着,脸上显出极度的惊恐和不安。

市委市政府旧楼的一个小会客室里。

何振鸿神情不如以往见面时那样自如,显得有点诚惶诚恐:“很对不起,今天实在是有点唐突。是我那个表弟金德昌的事……昨天晚上他在你们布吉镇出了点事……”

宋梓南不无意外:“哦,我们公安局在布吉镇抓住的那个‘港商’就是你这位金表弟?”

何振鸿面有愧色地:“很不好意思啦。出那种事,他实在是没有恶意。”

宋梓南说:“你能详细跟我说说这件事的内情吗?”

何振鸿于是一五一十地把他表弟金德昌如何地想来深圳办厂,一时又苦于接不上这头的关系,恰好有个从大陆过去的人说是认识这边布吉镇村里的一家什么人,就稀里糊涂地这么过来了……然后又说了些别的。宋梓南忙看了看手表,说道:“何老板啊,你表弟有没有恶意,不是我说了算的,也不是你说了就算的。这样吧,这件事,市公安局在直接处理。你一个小时后有时间吗?”

何振鸿忙说:“有。当然有时间。”

宋梓南说:“一个小时后,你到市公安局直接去找一下黄局长。他最终会替你处理好这件事的。”

送走何振鸿,宋梓南忙赶到常委小会议室。不一会儿,周副市长和常副市长他们也都回来了。

宋梓南说:“来来来,我们继续开我们的常委扩大会。把上午没了断的那档子事,了断一下。在我们深圳辖区里,突然间发生了不止一起香港商人携带生产工具和原材料,到我们这边来利用我们特别廉价的劳动力来进行成品加工的活动。我们这一级党委,这一级政府到底应该怎么看待这个现象?这是资本主义的侵蚀,不法商人的投机,走私活动的新表现,还是某种……对我们这个新兴的特区来说,某种难得的发展机遇?”

周副市长说道:“我提供一个情况,香港的制造业,正在进行升级换代。一大批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需要找到更廉价的劳动力和更便宜的厂房来保持他们的竞争力。”

常副市长说道:“另外,我要说一点,别说是三五年前,就说是一年半年前,我们能想象偷渡到香港去的人会带着香港商人回到咱们这儿来设点开厂子吗?我们能想象,香港人会带着他们的发电机和原材料上我们这儿来租房子生产他们的产品吗?他们的做法的确有点不规范,甚至在某些环节上,违反了我们原有的相关规定。但这个趋势这个走向我觉得是个好兆头,应该说是我们求之不得的。请各位想一想,只要把这些活动规范起来,这样的生意,对我们有没有好处,我们做不做。”

……

第二天,周副市长陪宋梓南一起去视察市邮电局在建的一个大楼工程。

不一会儿,车就缓缓驰进了邮电局的大楼工地。

26

连 载

老子对你无情,但不能无义。当初老子喝伤了,你去医院看我,今天你病了,我也看你一次,正好把这个保温桶还给你。从此之后我不再欠你王雪儿的人情,从此之后我也不再想念你!

液体冰冷,顺着塑料管子流下。王雪儿的胳膊嫩白嫩白,惹人怜爱。张伟用手背碰了一下她的胳膊,有点冷,这是输液造成的。

张伟想起来一句话:手凉没人疼。

“你等着,我马上回来。”张伟扭头走了。

五分钟之后,张伟抱了个热水袋回来,里面居然有热水。

“你从哪儿搞的热水?”王雪儿把热水袋焐在胳膊上,很是受用。

“哦,我买了包烟,塞给边上银行的保安,就从银行饮水机里面接了热水。”张伟说。

肖亚红看在眼里,心说这对小年轻,嘴上都在犟,但心里却把对方看得很重。可他们又能怎样?避免爱上圈里人,这就是这个圈子的潜规则。

“你来得真快,怎么这么快就炖好了?”王雪儿冷不丁地问,因为张伟来得太快了。肖亚红到门口打了个电话,王雪儿猜到她要告诉张伟,但没想到张伟不到二十分钟就过来了。

张伟只好实话实说:“王新嗓子也肿了,都是流感折腾的。我炖了一锅梨汤,结果你的电话就打过来了。”

王雪儿脸色一变,泪珠子不争气地流了下来……

张伟打了车赶回自己住的小区,他疾步穿过马路走到水果摊前:“老板,再来五个梨。”

老板脸带疑问,挑了五个梨塞进塑料袋里。

重复着刚才那套动作,连高压锅都不用刷,张伟把切好的梨子丁扔了进去。合上盖子,看着煤气灶发呆。

手机响了,又是圈里人的电话,张伟真是不想接:“喂,我在家呢,你说。”

原来,对方是急事乱托人。他叫王宏文,是华天兄弟公司的策划。最近要攒一个电视剧,帮一个房地产开发商捧他包的二奶。因为涉嫌反腐的问题,所以拿拍摄许可证的环节出了问题。

张伟听他把事情大致说了一遍,然后想了想:“这事我也没路子,对不住了,兄弟。”

挂了电话,张伟把事情又翻了一遍。他想起了一个办法,把电话又打了过去:“老王,我想了一下,要不找一个地方小台拿拍摄许可证吧,不过你们得出点血。”

“这没问题,只要事情能办成,其他好说。”

张伟一只手关煤气灶的火苗,另一只手拿着电话说:“那这样,你带上本子,咱们到北影那边的馆子碰头,具体时间回头再说。我这边先帮你攒几个人过去,你顺便把前期的宣传也说一下。”

“那好,我再叫上报社的一个妹妹介绍给你们认识,把你的新书做个连载或者专访。”王宏文说。

这也是圈里的一个潜规则,大家各自手握资源,遇到事情相互帮忙。听王宏文这么一说,张伟反而踌躇起来。如果事情办不了,自己也就白白占了别人的便宜。

“你先别着急叫人,我这边还不一定能办成呢。”张伟说。

王宏文哈哈大笑,心说张伟还是比较老实,不想在这件事情上落个把柄,“道上都知道你,让你办事我还是放心的。”

挂上电话,张伟一边等高压锅降温,一边打了一通电话,把王宏文的事情在道上散了一下。电话打到孙海那儿,孙海说他以前找地方台的一个领导办过这种事情。

“只要他们肯花钱,许可证问题不大。实在不行我们改下本子。”孙海说。

打完电话,张伟装好了梨汤赶到了王新店里,却见王新匆匆挂掉了一个电话。

“宝贝,我煲的冰糖梨子,还是热的呢。”张伟说。

“哦,你先搁着吧。我这边回头还要和物流对账,对样品库的库存。”王新淡淡地说。张伟眼尖,看到桌上放着两盒润喉片。

“同事挺热情哦。”张伟拿起来看了看,是西瓜霜润喉片。

王新不理张伟,起身接待顾客了。张伟又站了一会儿,快快地走了。临走,张伟说了晚上有应酬的事。

“你忙你的,反正你哥们儿多。天天都有帮哥们儿的事做。”王新看都不看一下张伟。

张伟一听就火大了,又不能在店里跟王新发火。“你一个小导购,跟我牛什么牛?老子追你是看得起你。”张伟一边走一边阿Q地想着。

看看时间,快到攒人吃饭的点了,张伟赶紧给相关的人打了电话。还是学院国际大厦里面的饭馆,这里离电影学院和电影频道近,算是最近常去的一个据点。

17

地址:郑州市陇海西路80号 邮编:450006 电话:社办公室67655999 67655545 广告67655632 67655217 发行67655600 广告经营许可证:郑工商广字001号 印刷厂67655623 零售1.00元